

工会周刊



责任编辑：王维砚
E-mail: ghxwghzk@126.com

G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坚守铁路30年的扳道员



赵春青绘

本报记者 鹿慧敏 本报通讯员 莫育杰 李育全

桂林城南，日近中天。桂海铁路平山扳道房里，电话铃声响起，扳道员陈海明接到作业指令：一趟装载钢材的货物列车正从前方驶来。

陈海明戴上草帽，在胸前口袋别上视频记录仪，拿上信号旗、对讲机，走出扳道房，来到几米外的扳道器前，取钥匙、开锁头、拔插销，紧握手把扳动道岔。随着“咔嚓”一声响，尖轨从左右摆动，与钢轨严丝合缝。

陈海明在扳道器旁站立，等待列车经过。大约10来分钟后，列车由远及近，陈海明手举黄色信号旗，向司机示意道岔开通信号。列车平稳驶过后，他再次扳动道岔复位。

这是陈海明每天重复的工作，至今已近30年。今年10月，年满60岁的他就要退休了，一想到这里，陈海明心中五味杂陈，“我家就在桂海铁路边上，看着这条铁路从建设到运营，走到今天，记忆里全是它。”

陈海明边说边走，回到扳道房。这是一间水泥平房，进门处，摆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椅子的坐板已磨得发白，桌上放着一部橘红色、没有按键的老式电话机。“这个电话只能跟车站值班室联系，从我到这里就已经有了。”陈海明告诉记者，以前他曾当过一段时间厨师，20世纪90年代才转岗成为一名扳道员。

当时，正值桂海铁路的高光时段，运输非常繁忙，仅桂林电厂每天就有两列电煤专列，还有玻璃、钢材、石油等货物运输，是桂林工业的“输血动脉”。

进入21世纪，随着桂林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电厂、石油企业、洗涤厂等大型企业搬出桂林城南区域，企业仓储和运输选择也更加多样化。目前，只有桂海铁路桂林站至桂林南站5公里多的线路还在办理货运业务，连通8条铁路专用线，每年运输货物70万吨左右。

从繁华到归于平淡，桂海铁路的发展变迁，是桂林工业布局优化调整、交通网日益完善的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生动注脚。正如为列车掌舵的道岔变轨，从最初的依靠人工扳道，发展到在车站值班室就能人工控制的6502电气集中联锁，再到2013年广西迈入高铁时代，智能化计算机联锁大范围投用，人工扳道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在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的345个车站中，仅剩5个运输量较小的支线铁路车站还使用人工扳道。

“现在一个班下来扳道30次左右，作业量少了很多。”扳道房只有陈海明一个人，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没有扳道作业，静得出奇，这时，他会走出扳道房，站在门口的树下，静静地看着铁路两边来往的行人和车辆……

沙尘天里测井

本报通讯员 邵黎飞

火焰山“不见了”？近日，一场沙尘席卷地东疆的吐哈盆地。笔者在前往火焰山麓的鲁克沁油田时，能见度只有100米左右，往日近在咫尺的火焰山“消失”在漫天沙尘中。

早上8时许，中油测井吐哈分公司生产测井项目部C2712作业队队员已从鄯善生产基地上车，迎着漫天沙尘，向井场进发。

11时许，当笔者赶到玉东2-72井精准示踪测井现场时，作业队已经开始施工。

推开车门，空气中弥漫着沙尘味，一股热浪迎面而来。虽然已入秋，但火焰山下的气温依然徘徊在37摄氏度~38摄氏度。

“这样的沙尘天气不算啥，相比前两个月，这里最高气温47摄氏度才让人发愁。”作业队队长李增省提醒工友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火焰山是中国夏季最热的地方，山上寸草不生，山下戈壁滩植被稀疏，沙尘天气频繁光顾。战高温、斗风沙已是吐哈测井人的“必备技能”。

“今天能见度低，操作绞车时要关注井口滑轮，注意张力变化。”“在吊车里要集中注意力，重点关注天滑轮。”针对沙尘天气的特殊情况，作业队队长李增省提醒工友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施工现场，红白相间的测井车整齐摆放，吊车伸出长长的吊臂吊起井口防喷管，从测井车延伸出的电缆通过天、地滑轮带着仪器向井筒深处前行。

队员们各司其职，测井施工有序开展。绞车工按照操作员指令，随时控制电缆起下速度，从而保证测井曲线的资料质量；井口工密切观察井口压力表和水量变化，保证防喷装置完好……

李增省告诉记者，7~9月是油田的生产黄金季节，眼下，在吐哈百里油田，各类施工作业正加紧进行。

葛维军培养出千余名高技能人才，与学生一起入选首届“江苏工匠”——

一根拐杖为职校生撑起一片天

本报记者 黄洪涛

葛维军常年拄着一根拐杖，走起路来如虎虎生风，上楼梯一步两个台阶。

“您慢点，小心滑倒。”记者有些担心。葛维军却说：“我只有一步两个台阶才不会掉队呀。”他的手握起来很有力量，那是多年拄拐练出来的。

医生曾多次建议他拄双拐，更轻松一些，但他却坚持只用一根拐杖，“空出一只手来，我才能干更多事。”

站在讲台上37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通职业大学正高级讲师葛维军，早已是江苏省的教学名师。他指导的学生在国家、省、市级技能竞赛中屡屡获奖，培养的两名学生和他一同入选首届“江苏工匠”，一时间，“工匠教出工匠、师生同为工匠”的佳话，在江苏职教圈流传。

手中的一根拐杖，撑起了葛维军的精彩人生，也撑起了职校学生的一片天。

“加倍努力，弥补一条腿残疾的不足”

走进葛维军技能大师工作室，各种电子设备格外引人注目。

“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模拟了企业车间的整个电环境，学生可以在这里练习各种电子设备的组装、维修。”这间工作室也成了葛维军培养技能尖兵、带领学生一起攻克技术难题的“基地”。

在这间工作室，葛维军向记者回忆起了往事。

1963年，葛维军出生在南通通州农村一户困难家庭。14个月大时，他被确诊为小儿麻痹症，右腿运动功能基本丧失。父母带着他四处求医，却一直不见好转。

屋漏偏逢连夜雨。葛维军7岁那年，父亲患了慢性肝炎，不能干重活，一家人只能靠母亲的收入支撑，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最艰难的那些年，父亲在南通市区住院，

母亲在生产队下了夜工后，还要一个人骑车到医院看望父亲，然后再骑车赶回家上早工。

“母亲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活儿干得又快又好，一点不比别人差。”每次感到疲惫时，葛维军总会想到母亲在夜里骑车、劳作的身影，“一想到坚强的母亲，我就不抱怨了。”

“加倍努力，弥补一条腿残疾的不足。”葛维军从小就很独立，帮家里洗衣、做饭、干农活，读书也格外勤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面对命运的打击，我气馁过，也彷徨过，但我深信，只要努力坚持下去，健全人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葛维军经常拿他的这段经历为职校学生打气。

“螺丝拧500遍和100遍是不同的”

18岁那年，葛维军参加了高考，成绩很好。正当他憧憬大学生活时，却在体检时被刷了下来，连填报志愿的机会都没有。“这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葛维军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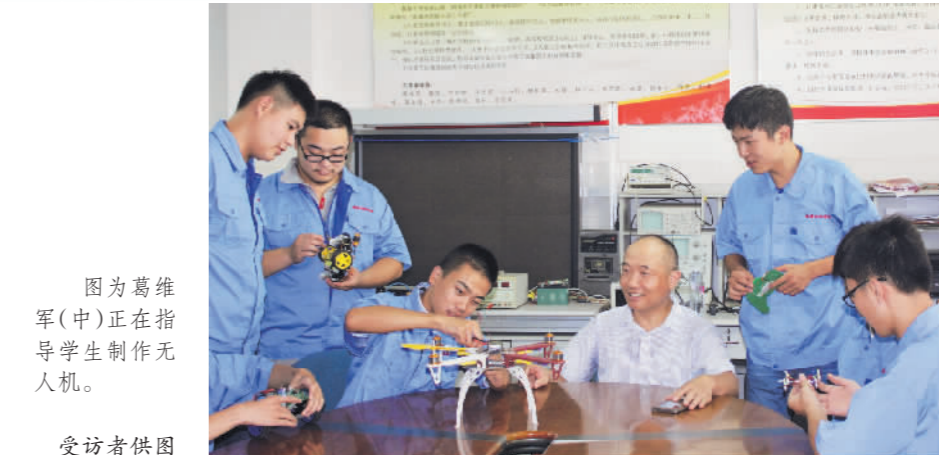
每当对学生讲起这段经历，葛维军总会感叹：“现在残疾人一样也能上大学，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然而，当时的葛维军毫无办法，只能强忍内心的悲痛回家务农。他的人生似乎一眼就能看到尽头。

直到有一天，在邮电局工作的远房亲戚带来了一本无线电技术的书籍，建议葛维军自学，陷入人生低谷的他再次看到了希望。就这样，葛维军白天在生产队里做力所能及的农活儿，晚上就自学无线电技术。沉浸于知识的海洋，他常常学习到深夜也毫无困意。

一次，邻居的收音机掉进水缸后坏了，请葛维军来维修。他把收音机拆开大开眼界，仅一只云母双联调谐电容器就包含云母片36个、金属片40个，大小垫圈等零件100多个。

他认真记住每个零件的位置，拆完后把



图为葛维军(中)正在指导学生制作无人机。

受访者供图

每个零件擦干、晾干，然后再一一重新组装。奇迹般地，收音机竟然能正常工作了。这次成功，给了葛维军很大信心，他从此爱上了电器维修，不断练习、琢磨，提高技术。“螺丝拧500遍和100遍是不同的。拧得多了，自然熟能生巧。”

3年多时间里，葛维军自学了大学无线电专业的大部分课程，此后又通过成人高考全面学习了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和自动化专业的所有课程，先后获得西北工业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毕业证书，圆了大学梦。

如师如父，为学生撑起一片天

1985年，葛维军破格成为南通市技工学校(南通职业大学前身)的一员。他从临时工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电子专业的在编教师、业务骨干。

一次，大生集团的4台德国产全自动喷气织机，先后因为读卡器损坏而停转。在多次邀请德国厂商维修未果的情况下，企业请葛维军来帮忙。葛维军带领团队，仅用两天时间便解决了难题，为企业节省了数十万元维修费用。这次出手，让他在圈内声名鹊起。

2018年，首届江苏技能大赛评选结果揭晓，葛维军和他的徒弟黄勇华、赵勇一起荣获“江苏工匠”称号。

“是葛老师让我相信，学好技能一样能成才。”黄勇华告诉记者，读书期间，他一直是葛老师的“小跟班”。业余时间，葛维军常上门入户检修电器，黄勇华总是站在一旁，边看边学边做，渐渐找到了学技术的乐趣。

目前，葛维军已先后培养出1000多名高技能人才，他指导的多位学生参加技能比赛获奖，多名毕业生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那时，葛老师带着我们备赛，打磨技术，大家沉浸其中，完全忘了时间，猛然抬头，时针已指向半夜12点……”学生张正健回忆说，那段浑身都沾着焊丝味儿，手上被电烙铁烫出水泡也不觉得疼的日子，大家并不感到苦，反而浑身充满力量。

2002年，在葛维军指导下，张正健拿到了江苏省家电维修技能比赛第一名的好成绩，成为“江苏省技术能手”。

“20年过去了，那个拄着拐杖陪伴我们挑灯夜战的身影依然历历在目。”在张正健看来，葛维军如师如父，用一根拐杖为职校学生撑起了一片天。

图片故事

非遗空心面 再续传承人

8月16日，父亲李长满(左)在向儿子李念平口手相传空心挂面的“缠筷子”工序。

66岁的李长满是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保安镇眉底村人，从十几岁开始学习继承祖上独特的空心挂面制作技艺，是洛南手工挂面制作技艺的省级非遗传承人。他以当地优质石磨小麦粉、秦岭山泉水、食盐为原材料，经过和、擀、揉、醒、吊等28道工序，耗时达36个小时制做面条。李长满制作的手工挂面口感爽滑筋道，深受山里山外的青睐。他还积极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这门技艺，并热心向本村十多户村民传授技艺，带动村民创收，为乡村振兴开辟了新的途径。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1个月只能回家1次，8名职工与森林为伴、和风车相守——

金凤山之巅，有一群“守风者”

本报记者 黄仕强 本报通讯员 杨志华

在重庆市奉节县海拔1800~2000米的金凤山巅，76座风车分布在长达70余公里的山脊线上。细长的叶片随风转动，如同一双双巨大的手掌，把呼啸而过的山风握在掌心。

这里是金凤山风电场，陈丽羽、张博、陈锐、毛凯旋、李泽丽、胡杰、詹乔胜、周子涵，8位来自华能重庆清洁能源分公司的职工驻守在此，维护风车的正常运行。

“风电场基地距离最近的乡镇也要1个多小时车程。平日里，和我们相伴的只有森林和风车。”职工毛凯旋对记者说。

悬崖边上立风车

金凤山风电场是重庆规模最大的风电场，一期项目2017年开建，2018年投产运行，二期项目在2021年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风电建设新速度。如今驻守在此的8名“守风者”全程参与了风电场建设。

毛凯旋回忆说，他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道路修建，“风场地处金凤山山脊之巅，两侧均为几百米的悬崖，道路施工难度极大”。“只能逢山开路，人走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

里。”毛凯旋告诉记者，当时大家早出晚归，一走就是一天，路边就是餐桌，馒头、矿泉水就是午饭，硬是用双脚平整出50余公里的风场道路。

后来，华能质检中心专家在对电场进行质量监控时，不禁感叹：“第一次看到能开进轿车的风场。”

逢山开路只是艰辛的开始，金凤山的高海拔造成云雾天气频繁，给风车吊装带来极大难度。职工陈锐说，那段时间吊装和调试两个先锋队一直在与时间赛跑、和天气斗智。队员们扎根现场，协调设备安装调试，督战集电线路敷设接线，每天伴着满天繁星入眠，太阳还未升起又投入新的“战斗”。

2018年11月27日，这是让金凤山风电场参建职工铭记的日子——一期全部风车完成吊装。1个月后，全部风机并网发电。

“当时，望着耸入云海的风车，不少人都流下了眼泪。”陈锐说。

巡线路上等风来

风电场正式运行后，8名建设者主动留了下来，成为驻守在大山之巅的“守风者”。

70多公里长的风车分布线，每天都要巡查一遍。“走一趟，就是1天时间。”班长陈丽羽说，吃饭是运维工作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这么长的巡查线，如果中途返回基地吃饭，太耽搁时间。所以，我们都是带饭出发，但到了饭点，饭菜往往变得冰冷难咽。”陈丽羽告诉记者，得知这个情况后，公司工会购买了微波炉送至巡查途中的补给站点，这才让巡线职工吃上了热乎饭。

今年初的隆冬时节，金凤山风电场遭遇大雪封山，职工无法外出采购食物，基地面临粮荒、菜荒。陈丽羽回忆说，公司专门借来一辆铲车，一边铲雪一边缓慢前进，足足花了1天时间，才从最近的乡镇上送来食物。

类似这样“铲雪送粮”的困境，这里的职工已经遭遇过多次。“尽管条件比较艰苦，但没有一位职工提出过离职申请。”华能重庆清洁能源分公司工会主席高毅说。

正是有了这群“守风者”的迎难而上，金凤山风电场近年来运行稳定，年发电量达到3.5亿千瓦时。

山巅“不寂寞”

山高、地偏、人少，大部分人来到这里，都会心生强烈的寂寞感。

可是，金凤山风电场的职工们却笑嘻嘻地对记者说，“我们忙着搞创新、练技能，一点也不寂寞。”

陈丽羽带领的运维班组清一色是90后、00后。她告诉记者，运维工作启动伊始就成立了科技创新小组，通过半年实践摸索，他们对风机控制系统逻辑进行了优化，极大提高了风机发电能力。该项创新在全场风场推广应用后，每年可增加发电量超1000万千瓦时，增加净利润600多万元。

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揭榜挂帅”推动创新创效，目前累计取得实用型发明专利4个，著作权2个，其中，1个实用型专利已实现成果转化。

在各类劳动和技能竞赛中，也常能见到这群“守风者”的身影。他们在重庆市总工会举办的劳动竞赛中，多次登上领奖台。去年，陈丽羽还在重庆市风电维修技能竞赛中夺冠。

工作之余，这群“守风者”在基地里建造了一个温馨的“职工小家”。下班后，在职工书屋看书、去健身房“撸铁”，或是在小菜园和鱼塘里种菜、养鱼，山上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1个月只能回家1次，其余时间都待在这里。从开始运维工作算起，我们已经在这儿度过了1000多个日夜。”职工张博说。

曾有人问张博，为什么选择这份职业？他回答说，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山风转化为电能送进千家万户，是一件有意义的事。